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楊忠介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羅　俊

楊忠介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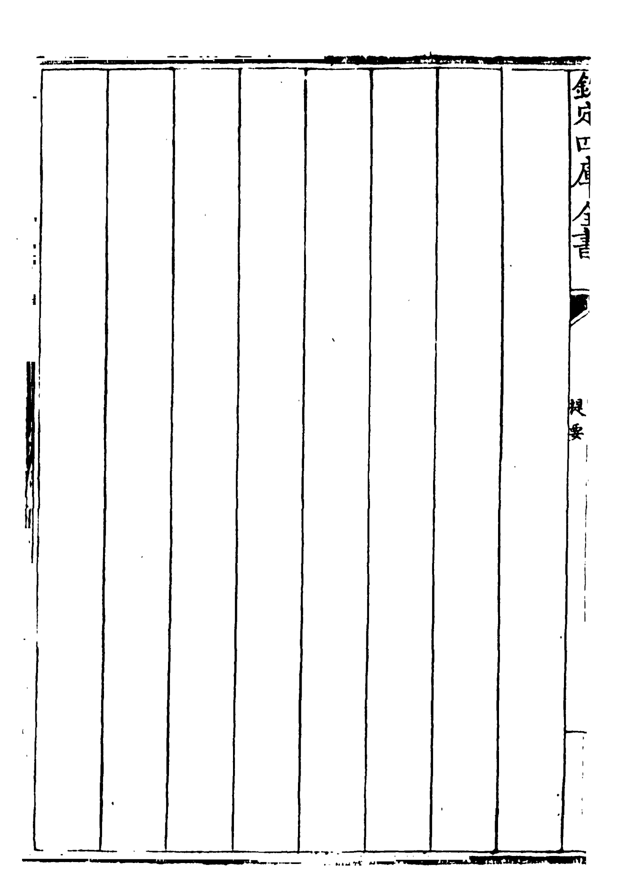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楊忠介集十三卷明楊爵撰爵有周易辨録已著録是編第一卷為奏議二卷為序碑記三卷為傳四卷為書五卷為家書六卷為語録七卷為祭文誌銘雜著八卷至十三卷為詩附録五卷則後人所編緝也世

宗時齋醮方興士大夫率以青詞取媚而爵獨據理直諫如所陳時雪之不可以為瑞左道之不可以惑衆詞極剴切下獄以後猶疏諫以冀一悟其忠愛悱惻至今如見家書二十五則諄諄以忠孝勗其子孫未嘗一言及私語錄不為高論而篤實明白皆粹然儒者之言按爵與羅洪先錢德洪諸人遊以講學相勗然德洪等源出姚江務闡良知之說爵

則以躬行實踐為先關西道學之傳爵實開之跡其生平可謂不負所學者所作詩文大都直抒胸臆雖似傷平易然有本之言不由雕繪其可傳者正不在詞采間矣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楊忠介集卷一

明 楊爵 撰

奏議

固邦本疏

題為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事臣于嘉靖八年十月内承制往湖廣公幹即今事完回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于閭閻之下凡四民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

之故令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為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于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収割以為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民所資以為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

之形色顛悴雖甚可哀而死于道路者尚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于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井陘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於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者漢文帝之時家給

人足海内富庶賈誼上書猶曰可為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亡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為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於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離散邦本不固

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于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為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于此乎左右謀國之臣亦嘗言及於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為上者不知憂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陛下無憂勤斯民之心

也夫憂民即所以憂國治民即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雖隆寒盛暑未甞少怠臣知陛下鋭志太平而欲為堯舜之君矣盖堯舜之心急于救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餓死之民满于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専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戴生我父母向之枵腹待

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妻子離散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収邦本雖揺而轉固縱值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平之福聖子神孫纉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儆惕恐懼之至

隆治道疏

題爲懇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

乎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幾無隱而不飭為大於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哀病之極内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

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覲大比之期有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於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陛下告誠不忍

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
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以
菑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
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蠱則
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
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
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
同比正陛下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恵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
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于安危利菑而以大可
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
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
為憂者也無忠君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
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
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于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

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貎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

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处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特南城一廓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盖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

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竆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麼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顧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令倭寇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

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年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通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

蓋已心得之矣近年以来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令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頼以享六軍萬民頼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頤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蹌蹌肅肅来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顔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正令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顔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世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令巧言令色列於庭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乃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

迂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

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言蓋人臣持禄保位者多而忘身以狥

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賛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

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仄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逹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

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覧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眷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强而彌壽永于千億虚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

獄中諫書

臣聞明王之治天下也上畏昊天之鑒臨下畏臣民之瞻仰雖德盛功高而其惟日不足之心未嘗不求賢納諫以盡事天撫民之誠而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焉忠臣之事君也雖當道化熙洽之時猶不忘訓誥保惠之勤而防微杜漸之惟謹惟恐一念一事之差謬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古今稱舜者孰不以為天下之大聖乎其聰明睿智出于天性若無賴於臣下之匡輔取善以自益矣然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臣作朕股肱耳

目不以己德為己至而從事于咨諏察納之無遺盖知一念之趨向則聖狂治亂所由分而不可以不慎焉是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益戒舜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舜豈至違道干譽咈民從己者哉又豈至好慢遊作傲虐如丹朱者哉禹益不以其君道隆德盛而忘儆戒之勤懇如此是人臣保治無窮之心而為尊君敬君之至也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相與如手足腹心

之一體而成文明熙皞之治後有作者弗能及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召公告武王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訓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古聖哲之臣所以輔養君德而成功業之盛者孰不切切焉欲其君以聽言納諫為心乎漢武帝之臣有汲黯者自言有狗馬之忠願出入禁闥以補過拾遺又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譽

順從以陷主上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不言奈辱朝廷何魏徵疏唐太宗漸不克終十事以諫諍為已任君不及堯舜其心未肯以自已也故汲黯魏徵號稱古之遺直而太宗貞觀之治幾于三代者有由然也歷代聖賢之君莫不樂聞規諫以来天下之善以防壅蔽之奸至秦始皇父子惡聞過失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遂至上下判隔遠近乖離匹夫一呼天下土崩不二世而國不守矣我朝孝宗皇帝時主事李夢陽以

言事下獄中鎮撫司本上孝宗皇帝問左右當何如批
行左右對曰此人狂妄當笞之以示懲戒孝宗皇帝特
批釋放因語輔臣曰李夢陽本内事于戚畹朕不得已
下之獄左右欲朕笞之者朕知左右之意矣蓋既得旨
必密喻重笞置之死地以快中官之心而使朕有殺直
臣之名左右之不忠一至于此輔臣對曰陛下此心即
堯舜之仁也是故遠而虞夏商周之聖君及漢唐以來
之賢主近而孝宗皇帝皆陛下所當取以為法而泰以

誹謗二字箝天下之口以自取覆亡之禍者又萬世所當深戒也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臣往年疏中亦嘗為陛下言之矣不知聖明亦曾垂覽否乎天下猶人之一身焉人之血氣不周流者必死天下之勢上下之情不相通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情得以下達而免於覆亡之禍焉昔人以為功多於汗馬之勞者謂能消禍于未萌也孔子曰臣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曰天子有諍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
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當不義
則臣不可以弗諍于君子不可以弗諍于父孟子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其
語齊臣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
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大哉孔孟之言真萬世致治之道也伏願聖明留心焉

臣自嘉靖十一年以病居田里者八年餘量能度分安身退處已絶無用世之心矣朝廷起臣於畎畝之中而授之職旣又以罪下獄臣一時所着衣服非度聖明不即誅死而惟笞以戒之此猶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養生成而已栽培傾覆之殊用天無私喜私怒于其間也風雨霜露無非上帝之教笞以戒臣而全臣之生孰非陛下之仁乎陛下于臣已廢而復起之當死而又生之其浩蕩無涯之恩德始終于臣者可謂至矣此臣於垂

死之餘猶哀鳴之而欲陛下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
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欲竊效古人屍諫之忠而
盡臣犬馬之報於萬一也伏願聖明留心焉臣又尚記
東廠使記臣衣服然其來者二人焉臣未知其姓氏自
此以後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更迭往來未嘗不日在臣
之左右凡為臣所經遇者將百人焉臣心知其為東廠
使以覘臣者而口未敢言臣又察其意向似有記臣言
語動作以傳聞于天聽之下之意焉不知果有此事否

予若誠有之臣不勝惻怛悲感之切至而顧昧死以有言此非陛下盛德所宜為也古人有言君道貴明不貴察陛下以厤智居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當以正大光明之道化成天下平平蕩蕩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股肱耳目托諸臣佐生殺予奪付之公論不宜偏有視聽作為之私心而使羣下得以窺聖衷之淺深也況今邊隅屢警兵政廢弛工役浩繁財用匱竭暑雨祈寒生民嗷嗷君子小人孰為當進孰為當退朝政數理孰為

當廢孰爲當興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孰非陛下所當深察而遠覽者乎糈此不慮而注意一狂言獲罪之囚犯此何心哉若陛下以此察臣之心移之於兵政之廢弛財用之匱竭生民之嗷嗷君子小人之當進當退朝政之數理當廢當興念茲在茲與公卿賢士日講論之而圖慮之心常如此實爲宗廟社稷之福萬方生靈之慶也況臣當日所言雖出臣愚昧之見而一時芹曝之誠亦未必無可採擇而施行者若聖明留意而臣言有

補于聖政萬一雖誅死即不朽矣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棄芻蕘故能極其聖伏願聖明留心焉又臣初下獄時鎮撫司官倪民孫綱以聖怒赫然之下臣罪深重一時不令臣自通飲食惟日給臣以官米臣又不便所食又病幾死後陶某等許臣家人自送淡粥麪湯日得二飡今四十五日有餘矣延此一息尚未死減此實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諸臣不欲置臣於死使朝廷有殺諫

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為忠于陛下者也近東廠復三四人来獄中鎮撫司自官吏以至守獄校卒皆戰慄儆懼日夜戒嚴復絕臣飲食似有欲臣速死之意臣今一死雖無所惜誠無所難但臣愚慮謂絕飲食以置臣于死決非聖心所欲為竊恐有譸張為幻者過為訛言恐動衆心使至于此則事未可知伏望皇上洞開日月之明照此幽隱之地若臣罪當誅即明正典刑肆諸市朝以為人臣事君不忠者之戒若察臣忠悃憫臣狂愚罪從

末減或遠謫邊戍放歸田里此又聖主宥罪赦過之洪
恩非臣負罪深重者所敢望也惟聖明采賜裁處臣不
勝兢惕懇切之至

楊忠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楊忠介集卷二

明 楊爵 撰

序

周易辨録序

予久蒙幽縶自以負罪深重憂患警惕之念即夙夜而恒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愚蒙管窺或有所得則隨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說畧具

矣因名曰周易辨録繫辭曰困德之辨也吾以驗吾心之所安力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為實有所見而求法於古人焉則吾宛罪之餘萬萬所不敢也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日爵謹書

獄中詩集序

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獄既而緒山錢子白樓趙子皆以負罪同繫於獄如楚囚之相對也二子者歎舊業之易荒不以蒙難為意時時讀易余以圜牆之中而得賞

奇析疑之樂因與二子取六經三史諸子百家數相論難情興感觸發爲詩歌古風近體各有所得歲月既久總成一帙録藏巾笥意不在詩與文而在無忘今日患難相與之心也故吾三人每相聚語未嘗不嘆相遇之奇而幸其相處之益也古者大聖賢之心學淵源相與神交默會故有誕先登岸不假於困窮鬱抑而後成然以動心忍性熟其所存精其所履而優入於神化之境者自上智而下恒多有之吾觀錢趙二子景希先哲探

討幽秘疊疊不厭他日行所學以福斯世而成可久可大之事業其與涵養家塾而措諸廊廟者何異耶顧予庸踈多罪劣於振拔幸得竊其影響補愆省咎而僅比於折肱知醫之萬一焉夫以多凶多懼之區而爲進修之地者亦在乎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時嘉靖壬寅秋七月既望爵書於獄中

雪夜吟集序

余與錢子洪甫同獄中得其文心漁翁所著有雪夜吟

集而相與序述發揚顯心漁翁之心與行而可與傳後者多海内之名士余讀之不能不有所感於心也天賦人以聰明才知豈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哉心漁翁發之於詩其過人者亦多矣詩歌琴曲之類且不過以此一種之樂趣以養其悠然自得之性情而忠孝大節乃其平生之懷抱今詩歌中往往見之而循自然之理以任乾坤之句幾於樂天知命者矣夫有大抑鬱必有大亨通固理數然也吾觀心漁翁之子孫濟濟多英才

而長子洪甫進士方任刑部員外郎以學行知名於世天其有以慰心漁翁之心乎

蒲城縣志序

予讀王制有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知天下郡邑之有志其作益縣於此乎蒲城縣志凡十篇縣尹姜子教諭徐子所創編也歷春秋戰國迄於國朝凡二千餘年一方故迹

亦畧可見矣志既成徐子手持以示予且請序諸首夫志之爲言識也葢郡縣有沿革物產有饒乏人事有得失識之以備考稽均貢食貽鑒戒述往事以告後之人焉所謂修教齊政之事所繇得也是志所載天文地理人事皆有焉予取其人之有關於世教者言之涖官如張戩孝子如趙玉烈婦如姜溢妻其休聲懿聞百世之後聞之者可以興起此志之所以不容已也夫人之趨向能正斯所覧而可爲廸已之地苟心存不善雖嘉言

美行日聞於耳弗能入也君子而能大其觀則修巳治人之道亦可于斯志而有得焉斯固志者之意也姜子名某字某徐子名某字某二子西蜀人也守官而能以文獻為心如此亦異於世俗之見矣

贈汪兵備兩尊人壽序公諱尚寧先為程家立嗣後復姓

嘉靖乙丑年封君之子廷德與爵同舉進士官行人司行人交與日深廷德不以爵不肖取為同年友壬辰年爵以御史謝病歸廷德以年不與科道舉歷部郎補兗

州府知府庚子歳爵復承乏前職廷德入覲京師復會於燕山客舍中叩其所造淵乎未可窺也次年辛丑春爵以罪下獄踰五年爲乙巳秋蒙恩宥爲編民廷德以吾陜兵備守潼關遇於塗次未幾爵復以罪逮北行事出不測遠近震駭廷德送傳舍握手以别丁未冬爵復蒙恩歸田里時廷德移守慶陽致書林下謂其父母年高凡吾同好者當有言以壽之夫子之善父母之善也廷德明識器宇自其弱冠時已若素定然歴官所至仁

澤義聲聞於海內爵賞與陝民同在漸被中孰非封君暨太夫人德善所及乎爵頤祝封君太夫人曰公有賢子行道濟時惟天眷德自古若玆公之夫婦耄期稱道公之夫婦壽考無期耄期稱道壽踰百齡子子孫孫承於無窮

賀昝浮岩公八十序

御史龍谿昝子學父浮岩公壽登八十親友以公賢德享壽子孫克肖咸顧往賀予爲先之以言孔子曰仁者

壽解之者曰靜而有常故壽壽浮岩公常侍父病致憂三年心不少懈父歿値歲歉未克舉葬衰經不去身者八年餘致哀於父致養於母兄弟翕好同飲食者五十年此其心與行豈易及哉益崇本篤内爲閭然以修之賢者也發事詩書亹亹不厭開諭後學多所成就即子學爲關輔名士可知矣周人之急不吝所有稱人之善忘其所短謀人之咨不踰於道有司知其賢俾以冕服與鄉飲酒禮大抵虛中循理莊重凝靜固所以致長年猶

公素履其完復天則培固眞原而周旋矩度者率由此道令其耳目聰明動履強健則又壽躋耒艾之徵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請以是為浮岩公壽

記

處困記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

夜復蒙訊鞠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踈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爲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傷毁敗之餘形狀欒欒動輙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爲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予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戸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識周也時獄戒甚

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咨之旣重其困苦之者視余之慘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卽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紿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旣出雷巳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

艸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怛聚語洶洶皆為余懼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為冬月之布袍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寛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為圄圄中之一羸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

崇德切要工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益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爲别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别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鋐自廵按吾陜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别處一室衆皆洶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笞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

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公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廵按陜西之責之一事也於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畧及所著全陜政要集繫過華隂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别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絶

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用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為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或失之麤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

凶之徵也即夜破一磁盞剌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
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
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鍊索縛
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
久公復少蘓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
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
時也余撫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
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

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矣夫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中懷危蘊蘊焉而爲沱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於獄中

續處困記

予下獄蒙罟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非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煥吾同飲食乙巳年

八月十二日予三人俱蒙恩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鋐相繼救予皆以重笞死獄中旗士藉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及囚縶狀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予爲予遭譖下獄笞幾

死予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足治厰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巳既下獄即絶予飲食凡予所具毡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人乃寘生於別

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以相别至是生為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為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家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盂津縣謁夷齊祠度以罪當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

厥益順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使者先至其家縶其弟以行即趨應使者順之至厥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於桎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燃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既又獄卒縶桎木群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鍊以縛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為其然捕得虎來耶忽一校者走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闇候予笑曰困縛

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胸次矣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旁南向廁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而予屋戶板扇外有柵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因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一簞食豆羮章以自涵畜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因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

石上作羣玉屑安能甘此侮汚爲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葢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栁下惠不同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久旱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急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

者繁鬚方面從傍聞之怒罵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艸者之云也順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饁食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静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閒以乾餱使隔栅潛遞之百戸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卒赫然罵叱之即欲以榧鎖困苦聰聰再四謝罪始獲免時東厰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子也其母病

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亦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餓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餬口相與痛省愆咎以答上玉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尹相林廷壆張堯年御史何惟栢桂榮一

時下獄者皆絶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剥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絶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有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榧闕時闕

給囚米者而絶之亦闕

而下獄者必藉口於予闕

豪傑觧體而時事不可救藥安知其

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嘗曰已身不足惜而懼以罪累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焉嘉靖乙巳年季冬望日書

碑記

關帝廟碑記 傳此文成而夢帝來謝云

大王生值衰漢曷祚將移扶真抑僞存夏誅夷振威德於宇內昭令聲于千古本其所以至此者一念忠義所致也夫當危迫之際秉燭達旦顛沛之餘知有不失是

心也與古聖哲致嚴幽隱之死靡他夫何異焉是為記

洪濟顯聖王廟碑記

闕

褒崇祀典 闕 今號

國朝因之以官是土者春秋享祀報祈匪忒四方祠宇無慮數百皆載其泉水一卣以每年孟夏八日注舊水于泉浥新者以歸遍歷村落犧牲禋賽謂之遊水然以畀微而瀆尊神非義也祠之在降村者歳久材木敝朽

居人趙欽與僧海珠撤而新之費出家資無與鄉人乃介徒丹寶以請記于予予以事不經舉辭不可繼聞趙欽者五世同炊家門禮讓乃嗟嘆者久之畧其所昧而爲之述此

蒲城姜侯去思碑

上即位之十六年廣開言路益隆治化徵天下有司之有政聲者會京都將遴選俊彥以充臺諫之官而蒲城姜侯與焉蒲城耆民懷姜侯之德謀欲樹石以傳不朽

乃趨而言于予曰自侯之涖我蒲城也幹辨勤敏聽斷明決撫字懇篤而我民賴以安且治此其大端也而他善之可述者尚有之今既去矣我民之思誠無已也獨不能為我侯一言以顯其善乎予謂之曰來爾耆民吾語汝夫人之誠於脩善者固不待譽之而後顯抑豈毀之而能泯也果善也掩之而愈揚也遏之而愈光也果不善也石之樹也適足與後人嗤笑之具耳亦何益吾不識姜侯為何如人然其操心飭行在公論數理經營

在蒲城四境之内而德澤在汝民與汝子孫之心擬其才善有所能或即臺諫而推轂薦揚之在史部寵賚之典恩斯渥斯有加而無已在聖天子吾與汝民何有哉汝所謂幹辦勤敏之云云者乃有司之常事耳烏用書今誠無已宜書汝民不忘姜侯之意以告後之人後之人聞姜侯之善其職亦有感慕而興起者矣衆皆曰可予遂述相與言者記之俾歸而勒諸石題曰姜侯去思碑

韓紫陽墓誌銘

嘉靖已未冬予得免罪歸田里道聞紫陽有父喪時紫陽方病執予手哭即喪次相與偶坐爲予道痛苦至夜分始罷今年戊申春予遣子偲往候焉時紫陽病已極矣乃強起寄予書曰某不自成立志餒氣弱言狂行肆義未立於鄉黨信未孚於朋友情未盡於兄弟恩不及於妻孥面折士夫之是非口規朋類之短長以此取訕於人受謗於已至於順祖孝親一念真素敢自質之鬼

神爲生平輕財重義嘗謂偶得任偶失適來從適去自謂可列於狂士之後焉今病在彌留枕上口道言無倫次願執事爲我採擇書之納諸壙兆以示後人誠不敢毫末涉於矜譽也病中又寄懷予五言詩一律予讀之深爲傷悼弟予患足疾阸於道遠不得再會紫陽相與一面焉今春三月初四日訃報紫陽已逝矣其子仲讓持狀問銘嗚呼痛哉人生於世與石火奔矢何異也達人知命固洞徹始終然死生之際豈易言哉嗚呼紫陽

已矣子果即紫陽臨終之言爲誌其墓紫陽姓韓氏諱邦憲字闕明紫陽其别號也世居朝邑南陽洪爲元金牌萬戸之後高祖諱恭曾祖諱整字子肅祖諱英字世傑好賔客喜施與脩宗族之恩廣鄉閭之義父諱續宗字裕慶母仇氏慷慨多義士闕文生紫陽兄弟三人紫陽其冡子也紫陽天性敏悟少即以英氣自負十二三學文章十五六通詩賦闕蓮峯先生大奇之謂其子苑洛曰此子乃吾家芝蘭玉樹汝輩難兄弟也每試輒居

前列一時名士靡不推讓及累科不得志即棄去舉子業以詩賦自娛樂胸次超然於世俗趨向畧不芥蔕詩之積者千百餘首嘉靖甲午被洛水災飄流殆盡止有紫陽集樂府遺意行於世焉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也居閒一室上書對曰暗室抱無愧之心鬼神如見幽居懷自得之樂花鳥猶知生存六十餘年一言一行之微未嘗與斯言相背戾也修身謹行無異古之逸民高士豈但詩詞文章之工而已哉此名公鉅卿重其爲人未

嘗以微賤棄也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至於易簀之際神思不亂尤人所難也紫陽病將瞑目兒女號哭於側忽然復甦顧謂其子曰死生常事何以哭為猶口占一律以留别關輔鄉邦亦有名一兒兩婿是豪英明年得出幽堂口洒淚西風看有成語畢而氣息嗚呼痛哉紫陽病革所言雖多自責自咎之意要皆不自滿足之心為篤實謙光忠厚君子也配許孺人先紫陽六年卒子仲讓邑學生娶李氏庚子舉人友真之妹側室劉氏

者民倉之女也女二長適侍御渭野闕次子廪膳生員
樊藻次適余子生員楊偲孫男二人士文士武生方三
歲孫女四人一字生員王應祥二字閆士吉三四尚幼
紫陽生於成化癸卯二月初八日卒於嘉靖三十七年
三月初四日壽年六十有六仲讓卜以卒年四月初四
日合葬許孺人華原山之塋銘曰紫陽幼志固嘗有所
求矣求而得之於紫陽何加而今於紫陽何損也宇宙
茫茫與古今人同歸於幽室焉

明故韓安人屈氏墓誌銘

韓安人屈氏者故都憲華陰縣屈公之次女故山西布政司左叅議朝邑縣五泉韓子之配以韓子官得封安人韓子諱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子父福建按察司副使曰蓮峯先生都憲公為諸生時嘗受尚書於蓮峯先生既舉進士又嘗與之同官遂以安人歸於韓氏配五泉子正德間余遊五泉子仲兄苑洛先生之門得與五泉子友時五泉子自工部員外郎奪官家居余惜其豪傑

之才而不爲世用後起山西左叅議未幾即早逝余嘗躬弔墓下爲之痛哭安人生一女無子五泉子擇其族子仲譜以爲後至是其伯兄太守公使來告其弟婦安人屈氏殁且屬墓銘嗚呼世固有勇於修身而福履不永於身後如五泉子者天道於此竟何如也五泉子之才之德夫人孰不以爲修仁而作善者乎奈之何天之與於若人者僅至斯也振五泉子外姻河津縣尹樊子恕夫狀安人秉性貞淑多穎異年十餘歲都憲公以小

學四書教諸子安人從傍聽之即能黙記曉其大義既長歸於五泉子能修婦職以盡婦道於詩不經意間亦有作五泉子不欲其以有善聞嘗秘不示人嘉靖癸未年五泉子病革安人夙夜祈禱願以身代其死五泉子竟不起安人欲自殺以殉其姑閻恭人與諸妯娌止之得免安人母石氏恭人常病傷寒安人極致其憂至嘗其汚穢以察吉凶遭都憲公之喪則哀毁過度諸兄弟送終以禮多其畫賛云其他孝舅姑順夫子寧父母慈

早幼恤窮乏平生淑履大致率可稱述自五泉子歿稱未亡人者十有四年於婦人居常容飭之修一無所事至是歿乃嘉靖丙申八月初六日也距生成化丙午八月二十二日壽五十有一歲女名異元安人在時尚未許人太守公命仲譜於其歿年十月初三日啓五泉子之兆合葬於先塋之次銘曰天道遠人道邇斯人勿以天道之故賸於其所履如五泉子之夫婦胡不軌以常理天其或以世俗之所謂福者易之而成其美也

楊忠介集卷二

楊忠介集卷三

明 楊爵 撰

傳

周主事傳原疏附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磧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凢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

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脩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宸聽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二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杻鎖晝夜困苦閒伺驚

惕罔敢踈寛至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屨襪衾苫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佑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

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不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

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爲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

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亘則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枷杻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徽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鉄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夫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

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欵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縁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葢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髙告曰遍身上下竝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攄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霾横空震雷徹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

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甞一相識亦未甞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以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愈甚嚴凡厠所往來必聞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

苦之甚而思有以寛觧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閧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顔獄中人有以宜自寛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寛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手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

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葢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汹湧而承以子然

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户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臣周天佐奏爲奉旨陳言乞宥諫臣以光聖德以回天意事近該河南道御史黨承賜等題爲答天戒嚴交修以隆聖治事奉聖旨是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脩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缺失着各該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汎濫彌文欽此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大小臣工誰不感惕思効其愚廼今闕政猶有

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覈實以聖明采納之度未宣臣下畏望之心未免也蓋求言之道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明旨云時政闕失着各該衙門條奏此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冐昧上陳但闕詔書且下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陛下恩宥臣展轉思之甚不能安况明旨既許條奏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夫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言之是非莫逃於睿鑑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古者帝王求諫至立毀謗之木毀謗非臣事君之義矣帝王且不避以命天下亦恐言者有不直居民上不幸不聞過耳漢至文帝駸駸治安賈誼方痛哭流涕長太息以進言誼豈好爲是不祥哉憂治世危明主忠愛之不能已也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所少者不在於唯諾稱頌之滿庭正在於憂治世危明主之一士在廷之臣不負此義獨楊爵而逮獄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

則曰囚犯夫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誠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爵既遭之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所關係聖德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災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勅下鎮撫司早賜寬釋仍乞明旨加納不吝採行旌爵忠讜以來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廣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臣學術短淺不敢泛濫彌文旁論瀆聽區區愚悃先以釋楊爵之獄爲庶幾求言弭災之義伏惟皇上垂察爵幸甚臣幸甚天下幸甚

浦御史傳 原疏附

浦御史名鉉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登正德丁丑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察御史張禄同考功司郎中俞脩緒皆得冠帶閒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上以吏部薦鉉才不可廢與爵同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年冬奉命廵按陜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為平易又集其

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爲緩急之序名曰全陝
政要集辛丑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獄瀕於死者屢矣
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獄中鋐自陝復上疏
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
論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閉則奸巧邪佞得以下恣
而治道隳比見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
既久懲創必深臣願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
爵特賜釋放寘諸朝署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
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
奏有旨御史浦鋐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
司擬以不當救爵之罪詔笞一百與爵同枷鎖七日而
死鋐初在陝被徵秦民聞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
送扶老携幼滿其車下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
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
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鋐登樓望

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鋐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閒相待收拾絲綸向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冐次矣蓋鋐爲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爲闊大畧無瑣細苛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輙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鋐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

脱二句以贈校者既晢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麄惡不自斂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内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閒使來獄中以伺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懐相與鉉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略無喔嚅畢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晢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譚

諄訣别雖語氣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之詞
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
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
昝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為洪洞縣知縣言前治洪洞者
惟浦公政事獨優益民到今懐思焉其庚子歳秋爵被
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威者晉陽之豪傑
也為御史時嘗廵按山東時謝病家食爵過謁之因訪
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為對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

至京鋐至已奉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死而哭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鋐既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鋐以親老

即不仕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志趣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蓋卓卓乎為當世之竒英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也

廵按陜西監察御史臣浦鋐題為廣聖恩宥愚直以開言路事臣謂天下治亂之機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直諫得以上聞而治道興言路閉則奸巧謟佞得以下恣而治道壞此古今不易之常論也近見邸報刑科都給事中高時上言劾翊國公郭勛違法事情陛下將郭勛拿問高時加俸一級臣仰見聖

明天縱睿知神授聰如日月威若雷霆不以動平日
眷愛之臣而法少屈也天下聞之人心聳然大奸大
詐之徒聞風震疊潛消屏息垂首隱伏而不敢作矣
臣竊思河南道監察御史今見監楊爵春初所奏中
間一槩舉郭勛之事陛下不加斥譴薄示懲責只下
獄監禁者臣亦仰窺聖心蓋將爵之言觀人之行察
之真而後發之如時之言也抑將察爵之心試言之
忠置之獄而欲使之悟而後喻也蓋楊爵之為人臣
初不知其何如人也近出廵歷過耀州富平縣一入
其境察其平日儉素之性忠直之心外無狡詐鄉里
服其誠恪素稱孝友風俗藉為觀法父亡而棄官養
母母喪而廬墓致思耕田讀書足跡不入城市之内
俟時守正請謁不造府縣之門其行如此去年尚蒙
陛下録用起廢入官今春感恩圖報積思陳諫乃移
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有臣如爵可輕棄之乎况楊爵與高時建言之

事不同事君之忠則一在髙時既得蒙加俸在楊爵亦當蒙寛宥且在獄已踰半年悔悟亦非一日矣伏乞陛下擴天地之量溥生成之恩察其愚直宥其狂妄將楊爵或從輕釋放仍留供職置之朝廷之間使得展布靖共之才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斷不上負吾君下負所學也庶幾闕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大開臣下孰不效忠思奮竭力煕載以覩太平之盛歟臣逺處關陜干冐天威下情不勝恐懼戰慄戴罪之至

蘓宣傳

蘓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

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
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桎鎖右脛前爲桎木
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桎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
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
厚予遭譖數以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
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令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
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
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聞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

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恩歸田里宣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别夫天威嚴霆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煑羮食母子與劉周二子復繋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劉處士傳

觀庵劉處士諱克字養吾號觀庵世居泰和縣之城西十世祖諱某宋嘉定間逮今雲津書院觀庵子即其遺址緝理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仕父諱某以鄉舉歷典金華麗水績溪教事陞永福縣尹轉賔州守未之任卒母蕭宜人生觀庵子兄弟四人觀庵其長子也攗狀觀庵子多懿行今不詳述述其所難能之一事焉觀庵子母蕭宜人病觀庵子割其股肉煑羹以進母不

知其爲何物食之而病愈嗚呼其心可謂至矣其行亦人所不易及也觀庵子之事親可謂病致其憂而篤於孝思者矣其德善爲邑侯所禮重諸名公所歌詠而於風教之助不淺也配歐陽氏二子師洋皆縣學生女二人長適生員某次適某觀庵子生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嘉靖癸卯正月十二日卒壽六十五歲卒時其弟工部員外晴川子以諫止工役下獄中聞訃哭稱先生曰先生素多病豈非聞吾憂難重其憂心而至此耶即痛

恨不食時予與吏科給事中太平周子同繫獄相與吊慰之乙巳闕指爲謗毀貼註以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録成將獻之考試官有言録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删改否則禍出不測或未可知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

明屢有通問爵不以得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者爲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避追閭敘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匀與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閭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胸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爵與三

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筈雖多不死嗚呼令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稍爲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爲訣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憸夫壬人習爲乾沒媚悦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揺首閉目禁

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譸張爲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視叔明所爲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古之人如朱雲折檻陳禾落裾完名保身光昭簡册而不至遺憾後世者叔明亦得以擬迹矣嗚呼叔明以山東試録之故即至於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歲

葉烈婦傳

葉烈婦京師人許紳妻也紳家貧不能自存往投其故

攜葉氏以行病死於通州城西之道葉氏年二十歲跪於屍傍晝夜哭不絶勺飲不入口四方來觀者以萬計婦人往者率爲致飲食羅置左右葉氏一無所視百方欵喻以冀其全生葉氏一無所應積十四日而死有司以事上聞詔表其節通州人爲具棺歛與紳合葬立祠以祀之嗚呼烈哉嗚呼烈哉揚子雲號稱儒者而爲莽大夫媿於葉氏多矣他何足道哉

孫麖傳

去年甲辰秋九月望日予三人同筮得剥之初六剥床以足滅貞凶十月初一日守獄卒一校者來予不能堪其毒惟忍以待之十一月初一日復一人來代校者甚厚予每戒其屬曰此爲國忠臣當善遇之慎勿無禮以相犯予感其厚贈以詩曰剥床曾有應天道最無私記此坎中得一陽出地時然此厚予者於他犯處求或未得亦往往肆虐他犯有氣力者寄語於所司所司制此厚予者戒勿復守獄此輩以守獄求賄爲生理既爲所

阻即窮迫之甚惟數寄懇於余欲念已舊好爲解之予難於發言作孤麖傳寄所司以達意乙巳年夏四月廿九日

大谷中有孤麖爲獵者所傷不能遠馳去遇白額猛者欲食之孤麖懇以求免白額未之許須臾一黑額猛者至見孤麖而憐之謂白額曰彼君子麖也日飲食惟水草傷又甚肉殊瘦未可食且食君子麖不祥子盍舍諸白額以爲然即棄去不食黑額又恐他白額至而食孤

麇乃久為之衛然黑額於他羣麇亦往往掩而食之特於孤麇則終哀之以全其生他羣麇之畏黑額亦若孤麇之畏白額也乃相與訴黑額於社壇公社壇公放黑額於蕭林中而制其出黑額久未食麇飢餓之甚惟數懇求於孤麇欲念已舊德之社壇公祝而宥其罪社壇公信他羣麇謂黑額爲物害甚而終治之孤麇不得已乃喻羣麇曰彼君子額也子盍反其詞俾遂所欲羣麇艴然曰子迂物也於額類中而求君子不以難乎彼過

子孫麋固黑額而遇羣麋則亦子之白額也若社壇公肯以一言戒使遇孫麋固為黑額而遇羣麋亦黑額焉則雖日與之遇所願也於是孫麋謹述羣麋意以告社壇公且乞他來者皆孫麋之黑額也

楊忠介集卷三